

論語徵

拜		
數冊	冊	號冊
一	十	
〇	〇	
學	縣	海
校	賀	賀

方

173.83  
207  
Vol 9



論語徵

論語徵 卷之十 論語徵 卷之十 論語徵 卷之十

陽貨章朱註義也禮也欲其稱也不終絕也理之直也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仁齋先生曰似則似矣然若聖人之德之大欲言言而論句句而議焉則是欲以昭昭之多而觀天一撮土之多而量地也零碎支離多見其愈鑿而愈遠矣二說或一道也不可執一而廢一焉何則仁齋以不為已甚為之解是信孟子者也孟子亦對伯夷柳下惠云爾若固執其說則天下百孔子矣是不為已甚可以贊孔子而未足以盡



孔子也。則所謂昭昭一撮欲量天地者，亦誰執其咎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雖陽貨猶能為此言。三代之士大夫風流可觀，乃先王之詩教也。又揚雄謂孔子敬所不敬，誦身以信道。龜山謂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誦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朱子采之，夫古所謂道者，謂先王之道也。孔子雖曰桓魋其如予何，然亦微服過於宋，恐文之喪也，豈非誦身以伸道邪。道外無身，身外無道，亦謂其行合於先王之道也。其在孔子固矣。孔子之於陽貨，豈外道哉。所指各異，而龜山不解子雲之言，且果其言之是乎。則孔子當以孟

生而知之前篇

子待王驩者待陽貨，是孟子耳，豈可以論孔子哉。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者性質也，人之性質初不甚相遠，及所習殊而後賢不肖之相去，遂致遼遠也。已。孔安國曰：君子慎所習，得之矣。然孔子之心實在勸學，如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正與此章相發焉。上即上知，下即下愚。學知困學，乃指常人，故習誠有善惡，而孔子之意專謂及學而為君子，而後其賢知才能與鄉人相遠。已未嘗以善惡言之也。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亦同意。亦

論語集注卷之三  
不過於韓愈詩所謂欲知學之力。賢愚同一初。兩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三十骨骼成。乃一龍一豬耳。後漢黨錮傳引此而曰。言者惡之本同。而遷深之塗異也。可見漢儒相傳之說。已自孟子有性善之言。而儒者論性。聚訟萬古。遂以爲孔子論性之言。而不知爲勸學之言也。蓋孔子沒而老莊興。專倡自然。而以堯玉之道爲僞。故孟子發性善以抗之。孟子之學。有時乎失孔氏之舊。故荀子又發性惡以抗之。皆爭宗門者也。宋儒不知之。以本然氣質斷之。殊不知古之言性。皆謂性質。何本然之有。

仁齋先生辨之者是矣。然仁齋又以爲孔子孟子其旨不殊焉。其言曰。人之性質。剛柔昏明。雖有不同。然而至於其有四端。則未嘗不同。譬之水焉。雖有甘苦清濁之異。然其就下則一也。故夫子以爲相近。而孟子專以爲性善。可謂善解孟子者已。然孔子之意。不在性而在習。孟子則主仁義內外之說。豈一哉。且孔子以上知下。愚不移。而孟子則人皆可以爲堯舜。則孟子亦豈非以理言之邪。大氏孟子之言。皆與外人爭者。豈可合諸孔子哉。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或以爲子曰字衍也。是原思以

二語相發故連記之豈必一時之言哉它章亦有若是者焉豈可拘哉下愚謂民也下愚之人不能移則以為民而不升諸士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以學習所不能移也初非惡其愚焉又唯言其愚不可學耳未嘗以善惡言之矣何則以知愚言之而不以賢不肖言之也如程子以自暴自棄論下愚大失孔子之意焉蓋自有孟子性善之說而學者以善惡見之遂曰習有善惡而至於以下愚為桀紂之徒焉又自孟子好辨而學者率以言語為教務欲以言語化人一如浮屠至有不可得而化者則以下愚

目之矣又其意謂聖人可學而至焉氣質可變而盡焉以此立說則至此章而窮矣故遂以自暴自棄目下愚其心謂下愚不移非氣質之罪也其心之罪也是皆坐其不知先王之道又不知古之教法故失孔子當時之意耳蓋移云者非移性之謂矣移亦性也不移亦性也故曰上知與下愚不移言其性殊也中人可上可下亦言其性殊也不知者則謂性可得而移焉夫性豈可移乎學以養之養而後其材成成則有殊於前是謂之移又謂之變其材之成也性之成也故書曰習與性成非性之移也學者察諸

弦絃古字通用。割鷄焉用牛刀。蓋微言也。子游之宰武城。必有急務也。而子游不知也。禮樂之治。徒循常法。幾乎迂矣。然其事必有不可顯言者。故孔子微言爾爾。及於子游。猶尚弗悟也。孔子直戲其前言。而不復言其意耳。蓋魯公室弱。而三家強僭。其在當時。必有不可得而言者。然今不可知其為指何事爾。吳有子游祠。則子游亦終有悟於孔子之言。遂不終為魯臣而去歟。後世詩學弗傳。則人莫知孔子多微言也。則以為驟聞而深喜之辭。深味其言。豈全無意謂者哉。禮樂仁之術也。故君子學之。則愛人。禮達而分定。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小人學之。則易使。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漢時傳授。未失其真者。如此焉。後人以當然之理為道。遂刪之。悲哉。

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何晏解也。興周道於東方者。尊王室以號令天下。管仲之事也。而抑三家不足道矣。後人或執孟子以仁義治邦為說。則何必言周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亦問行仁政也。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非謂行此五者即仁也。欲行仁政於天下。必行此五者。然後仁可得而行也。故為仁與克己復禮。

為仁同義。訓為為謂者非矣。蓋必人不侮焉。衆歸焉。人信任我焉。為事有功焉。使人而人不怨焉。而後仁政可得而行也。非有此五者。則欲行仁政不可得也。子張才大。故孔子以行仁於天下告之。孔子以天下告者。惟顏子子張耳。師過商不及。豈非才大乎。所以曰過猶不及者。謂各有所長短也。傳先王之道于後世。則子張不及。子夏焉。至於子思孟子。皆以議論與天下之人爭。故動曰天下天下焉。後世狃見其言。而謂孔子亦爾。殊不知孔子之言天下者。自有意謂也。朱子不知之。曰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可謂窮

已。非其言也。豈足以為苦匏之證乎。且所謂繫者。如吾豈匏瓜也哉。古來以為苦匏。焦弱侯獨以為星名。得之廣雅曰。匏瓠也。瓠即壺盧。豈分甜苦。詩匏有苦葉。其葉苦已。豈足以為苦匏之證乎。且所謂繫者。如日月星辰繫焉之繫。以為星名。則得以為苦匏。則不得也。且以苦匏為喻。鄙俚之甚。以星為喻。如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三代以上。七論士大夫。雖閭巷兒女輩。能識星緯。故時俗有是諺。而孔子引之。豈不然乎。石氏星經。史記隋書。或曰瓜瓠。或曰瓠瓜。或曰匏瓜。其星近須女。須女賤女象。

掌果蔬蔬菜事。凡星皆以類相從。匏瓜乃匏與瓜亦為蔬。菘總名。象以命之。已蓋在古言。匏瓜當為二物。以為苦匏則為一物。是後世之言耳。故知焦說為是也。焉能繫而不食。何晏曰。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得之。朱子曰。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果其言之是乎。則孔子之往為舖餒也。仁齋先生曰。夫子昔者所言。即君子守身之定法。篤信者或能焉。然未盡仁也。夫聖人之視天下。猶己之身。視其疾苦。猶己之遭焚溺。苟有善意以嚮之。則豈拒其召也哉。若拒而不答。則是善自我絕。而幾乎

棄絕天下矣。可謂仁哉。夫人生斯世。當為斯世之用。若生斯世而無資於斯世。則曾草木之不若。豈足為學乎。故曰。吾豈匏瓜也哉。而門人於弗擾。佛盼二章。皆記其欲往而不記其卒不往者。蓋示人以夫子仁天下之心。而其不往者。不暇論焉。有味乎其言之六言六蔽。蓋古語也。其它如請問其目。行五者於天下。三樂。三友。三畏。三愆。古人以條目教之。以條目守之。其為實學。可以知已。後人輒欲以一槩之論通之。不務實故也。是蓋其意以一貫為大小大事。自謂使我在孔子時。必與聞之。而發其所自得。一貫之說。以



論語集注  
七  
教學者耳。豈不妄哉。六言之蔽。皆在不好學。而泰伯  
篇直之。絞勇之亂。皆以無禮言之。蓋古之學。謂詩書  
禮樂。以學先王之道。而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則  
其所以成德者。專在禮樂焉。故曰。禮樂得於身。謂之  
德。是以此以不好學。彼以無禮。其旨一也。仁之愚。朱  
子曰。若可陷。可罔之類。得之。蓋如子產之。以其乘輿  
濟人於溱洧。文帝之以笞杖易肉刑。是也。何則。肉刑  
猶得生。乃有死於杖下者。豈非愚哉。仁齋曰。仁者愛  
人。然不學以照之。則柔而無斷。如婦人之仁。是專以  
學為知之事。以仁為慈愛。可謂不知仁。又不知學已。

知之蕩。朱子曰。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得之後。儒掃  
禮樂鬼神而一歸于理。亦蕩已。太氏知者。象天仁者  
象地。故其蔽也如此。信之賊。謂任俠之輩也。說者徒  
以害道敗事為解。可謂不得其解已。剛之狂。孔安國  
曰。狂妄抵觸人。得之。朱子曰。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  
體。則勇剛一也。殊不知六言本言六種德耳。德以性  
殊。故有多品。然必學以成之。然後可以為德。當其未  
成德。則性之所近好之已。勇謂其勇往之氣。剛謂性  
不柔順。本自不同也。仁齋曰。六者必待學問而後救  
偏補弊。能成其德。此後世議論已。殊不知學則納身

於先王陶冶之中矣。人苟能納身於先王陶冶之中，以養其德，則仁知信直勇剛皆成其材，足以有用焉。不必救其偏補其弊也。辟如推鑿，金刀鋸各有其用已。詩可以興，孔安國曰：興，引譬連類，可以觀。鄭玄曰：觀，風俗之盛衰。後漢去前漢未久而孔說非鄭所能及也。何況朱子乎？大氏詩道性情，主諷詠觸類而賦，從容以發言，非典則旨，在微婉繁繁雜雜，零零碎碎，大小具在，左右逢原，故其義無窮。大非它經之比焉。然其用在興與觀已。興者，從其自取展轉弗已，是也。觀者，默而存之，情態在目，是也。朱註感發志意者，觀也。

非興也。考見得失者，僅其是非之見耳。安可以盡觀之義乎？凡諸政治風俗世運升降人物情態，在朝廷可以識閭巷，在盛代可以識衰世，在君子可以識小人，在丈夫可以識嬖人，在平常可以識變亂，天下之事皆萃于我者，觀之功也。書為聖賢大訓，而禮樂乃德之則，苟非詩為之輔，則何以能體諸性情，周悉不遺哉？及於興以取諸則，或正或反，或旁或側，或全或支，或比或類，不為典常觸類以長引而伸之，愈出愈新，辟如繭之抽緒，比諸燧之傳薪，取自我者可施天下焉，是興之功也。禮樂典誥教法不渝，若不有詩以

為之輔則何以能應酬事物變化莫盡哉此詩之用  
全在是二者也可以羣可以怨皆所以用詩之方也  
群孔安國曰群居相切磋怨孔安國曰怨刺上政蓋  
此二者皆以興觀行之無事則群居切磋諷咏相為  
則義理無窮默而識之則深契於道此非羣乎有事  
則主文諄諫或唱酬相承以引之者興也或不言而  
賦以示之者觀也言者無罪聞者不怒此非怨乎朱  
註和而不流怨而不怒皆無關乎詩焉邇之事父遠  
之事君亦皆以興觀群怨行之至於多識乃其緒餘  
舊註盡之

馬融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  
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為如向墻而立朱子曰  
周南召南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正墻面而立言即  
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仁齋云二  
南之詩皆言盛周王化之所及而脩身齊家之事無  
所不備也苟不讀二南而知先王風化之盛其何以  
能除我鄙陋之氣而造夫廣大之域故曰其猶正墻  
面而立也與蓋幾夫苟安於目前之小康而不知聖  
世之大同也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言關雎耳二南何  
帝脩身齊家之事朱子為不曉語意矣脩身齊家之

事。豈二南所能盡哉。小康大同不識措語。仁齋亦失之矣。益書曰。不學牆面。故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者言其不學耳。古之學。詩書禮樂。而詩禮為先。二南亦為詩之首。故孔子云爾。且君子生於周世。則學周家先王之道。以成其德。得為周家君子。而二南實可以見周先王教化之盛。自家而國。以及天下焉。故周世學問之道。必由斯始已。後世儒者。扭佛老之習。誤謂學以成聖人。而不識學以成當世士君子。故所見皆後世窮措大解。如此章。不為二南之為牆面。皆不得其解。妄言云云。可醜之甚。

禮以玉帛云。樂以鐘鼓云。皆其大者也。故此章孔子為人君言之。蓋先王禮樂之道。施於已。則以此成其德。用於人。則以此成其俗。先王之所以施不言之教。成無為之化者。專在此焉。然世之人。君不識此。而徒以悅耳目之具者。衆矣。故孔子有此言也。馬鄭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是此章所主在人君。故此解得之。朱子以敬和言。程子以序和言。皆其家學。徒言其理。而遺其事焉。且敬序和。豈足以盡禮樂之理哉。至於程子云。盜賊亦有禮樂。真亂道哉。夫三代以下。所無而謂盜賊有之可乎。是其意極言禮樂不可須臾離。

之意耳。然其人不尊信聖人，而吾欲以言語喻其人，豈可得乎？要之聖人者不可得而及之矣。故尊信其道而奉之，必有是心而後可得而教之焉。乃欲向不信之人，而以辨言俛其信之，是孟子以後之失也。色厲而內荏，是主色而言。謂色莊而內不莊也。不言心而言內，故知其主色而言也。仁齋乃謂色欲溫心，欲剛，謬哉。剛誠美德，然好剛而不好學，其蔽也狂。未聞古有心欲剛之言焉。仁齋昧乎辭而造是言，豈非理學之弊乎？

朱子據孟子為之解，引荀子証原之為愿，可謂鄉原。

善解已。何周云云，蓋未睹孟子耳。德之賊也。謂賊德也。言賊害有德之人也。蓋鄉原似有德而非有德，一鄉之人皆以為善人，是足以亂有德之人，則亦能妨害於有德之人，故云爾。

道聽而塗說，謂口耳之學也。道塗亦喻耳。馬融以為道塗之傳說，亦不識言語之道矣。德之棄也。謂棄德言也。德言者，謂有德人之言也。古者受諸師學而得諸已，驗諸其行，然後言。孔子曰：有德者有言。古之貴德言也。口耳之學，雖無所得於已，亦言之。至於不得於已而言之，則無不可言者。是人聘其知，辨繁然可

聽故有德之言。由此見棄也。朱子曰：雖聞善言，不為已有，是自棄其德也。可謂失於辭已。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何晏曰：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言可見，古人解有所本已。蓋孔子時俗言何晏時猶在楚也。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鄭玄曰：無所不至者，言其邪媚無所不為。朱子曰：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可謂深切痛快已。靳裁之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

夫也。是後世之論也。左傳曰：大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古語也。孔子亦唯言求富貴之失，而未嘗及功名。觀其取管仲，可以見已。道者先王之道也。學先王之道，以成德於已，亦將以用之於世。故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豈無用之謂哉。後世內聖外王之說，淪於人心腑，而後道德與功名判焉。如孔子時，亦豈無求功名之失哉。然孔子不言之者，功名之不可棄也。故靳裁之之言，亦獨善其身者之言也。其所謂道德者，亦非古所謂道德矣。學者察諸。

或是之亡也。或者有也。亡無通。或是之亡也者。無有是也。古之狂也肆。包咸曰。肆極意敢言。此解本於孔安國。安國曰。觸人意。今之狂也蕩。孔安國曰。蕩無所據。是亦謂世衰而禮廢也。朱子曰。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乃誤解子夏之言者。子夏豈以狂者為至哉。理學之失。名不當物者如此。夫古之矜也。廉馬融曰。有廉隅。是別於廉潔之廉。然如老子廉而不劌。古唯謂廉隅耳。稱不欲為廉。蓋後世之言耳。論語中言不欲者。即後世之廉也。矜。本矜莊之矜。美德也。未有以為狂愚之類者矣。蓋矜即捐。捐或作環。或作矜。古

字通用耳。如鰥矜通用。蓋捐或由鰥轉。用老而無妻亦自守大過者所為也。今之矜也。忌戾。孔安國曰。惡理多怒。惡理或漢時言。或有脫悞。惡紫之奪朱也。此一句譬喻。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即告顏子放鄭聲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即告顏子遠佞人也。聖人之道。禮樂而已矣。故惡此二者焉。學者多以利口之覆邦家為變亂。是非是誠然。然所謂是非者。苟不以禮為據。將何所底止。故後儒益辨是非。而是非益不定矣。學者察諸鄭聲之亂雅樂。亦其可娛人耳者。過於雅樂。故聖人惡之。放之。

予欲無言朱子有見乎高妙也故曰學者多以言語  
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  
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  
之仁齋有見乎平實也故曰學者專貴言語而不知  
貴實德故夫子發此以警之殊不知此章本為教而  
發也教者謂禮樂也夫學者既知貴聖人豈以言語  
觀孔子乎故朱子說非矣又若仁齋之說則非夫子  
不欲言而欲學者之無言故夫子姑以是警之耳且  
所謂實德者苟非言以教之則何以能知之行之而  
成其德乎則學者之惑益不可解焉孔子時語意必

不若是矣何晏曰言之為益少故欲無言此古來相  
傳之說故其言雖淺乎反得孔子時意焉蓋先王之  
教禮樂而已矣其意以為言之為益少也故以禮樂  
教之及孔子時禮樂存而人不識其義故孔子明其  
義以教之於是乎學者皆以為義止是焉豈知言之  
為益少也不可以廣包莫所遺也孔子舉一隅以言  
之耳及於或稍深切其言以詳悉之也學者愈益以  
為義盡是焉而不知其猶塵塵乎一端也害生於是  
焉故孔子欲無言明禮樂之義不可以言盡也觀於  
子貢小子何述焉則孔子為教而發者審矣夫禮樂



事而已矣。莫有言語亦其尊先王如天故引天以明其不待言而可默識之也。夫禮樂之教至於默而識之其義莫有窮盡也哉。噫。二先生之不知道一低一昂。簸弄聖人之道。以至使學者莫所準則者。豈不悲哉。朱子又謂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是亦謂其相近耳。彼以己言之故不引天。此以先王之道言之故喻以天。孔子尊天至矣。尊先王之道至矣。豈以天自喻乎。野樂而引天。其意必以天為心。野樂孺悲欲見孔子。程子引孟子不屑之教誨。為是不屑之教誨。孟子蓋傳孔門之義云爾。若無言此古來味

孔子時當革命之秋。孔子之道大行於天下。必改禮樂。宰我之智。蓋窺見其意。故有期可已矣之問。是非已欲短喪也。言若制作禮樂則期可已矣耳。不然三年之喪。先王之制也。當世之人。遵奉而不敢違也。况宰我之在聖門。豈無故而有此問乎。宋儒好自高而輕詆人。此論已仁齋先生怪其孔門高弟而有此問也。乃曰。其必在於具慶之日乎。是不得其解而為之回護者也。夫禮者緣人情而作者也。故孔子曰。安則為之後。儒不知道。故以為深責宰我。可謂謬矣。宰我曰。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可

見孔子時禮樂至重耳故寧我不以它而以禮樂若  
後世儒者何有此言乎鑽燧改火仁齋曰今詳本文  
明是一年一改火而非四時各變火則不可專據周  
禮以解此章也是仁齋執一部論語而不信它經言  
教至孔子而斬新開闢而輕先王之道故作是言耳  
且周禮司燧氏但有變火之文而春鑽榆柳等說鄭  
玄不言但引鄭司農何晏亦引周書按正義鄒子周  
書其義為一則其為鄒衍等所創亦未可知也且其  
意以為二改火者豈清明之日乎本文曰舊穀既沒  
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則十二月死者三月

改火輒除喪邪春夏死者九月穀升輒除喪邪本文  
唯言農時一周改火一周以明期可已之義耳亦昧  
乎辭之過也仁齋又曰稻糯也穀之甚美者殊不知  
在田曰稻刈獲曰禾去藁曰粟去殼曰米米而未舂  
曰糲已舂曰梁皆一物也而稻為糯粟為秣類梁為  
粟中一種皆後世鑿家之說非古言矣仁齋又曰夫  
子於父母有所怙恃乃得生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  
一也苟能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之意其  
誰有疑於三年之喪而聖人制為三年之喪者蓋取  
纔足以報懷抱之恩爾豈以此為足盡其報親之道

乎。夫子之言甚明白矣。禮家以為聖人特為之中制者。蓋臆說也。仁齋可謂不識禮。又不識中矣。夫三年之喪。以盡子之哀。聖人之心。以此為足以報懷抱之恩。則豈不迂乎。然孔子所以云爾者。迺禮之所取于類。為爾。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是制禮之意也。且所謂中者。謂聖人為民立極也。故漢儒解極為中。極者。謂聖人立此而俾民守也。宋儒不識是義。乃取理其臆。而欲睹夫無過不及意。仁齋亦爾。予故曰。不識禮。又不識中也。六一傳心即下已之是也。亦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馬融曰。為其無所據。

樂善生淫。欲漢儒雖笨乎。不失古時意。如此解亦大佳。孔子可謂善識人情已。禮樂之教。亦有此意。博局戲如雙陸。格五類奕圍碁也。孔子此語。必有所為而言之。今老而無世務者。或以此消日。或持念珠稱佛。必合於孔子之心。不然者。皆無所據樂善生淫欲也。相傳丹朱愚堯作碁教之。或以為舜教商均。予則謂豈無是事哉。其處朱均。必當如舜於象已。使有司治其國政。則為朱均者。宜無事事焉。無事事。則無所據樂善生淫欲。故教之奕以制其心。亦或聖人之術。然焉。自後世賭博盛行。而諸老先生難解之。乃謂甚言。

無所用心之不可爾。以余觀之，博奕猶勝於靜坐持敬者已。然必欲其以備其心，亦如聖人之教。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是問以上勇。答以上義，蓋欲其以義裁勇。故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皆謂素有勇者也。仁齋曰：義者聖人之大用也，大而死生存亡，小而進退取舍，必由是而決。故義以為上，則志有所立，而氣有所帥。此援孟子浩然以解此章，殊不知孟子言義以生勇，自與此章不同矣。且所謂義者，先王之古義也。古曰：以義制事，故勇者以義制其事，則雖勇不至為

亂盜也。仁齋乃謂義與勇相似，可謂謬已。勇德也，義道也，豈可為似乎？皆昧乎古言之過也。

惡稱人之惡者，稱揚也。揚言之也。君子豈絕口不言人之惡乎？至於揚言之，以播於衆，則惡之。朱子曰：無仁厚之意。仁齋曰：薄也。皆不識稱字之義。居下流，再見子張篇，彼謂身為逋逃數，辟諸衆流所歸焉。此亦謂身為衆惡人所歸會者。太氏訛上者，冀有以規箴挽回上意也。若其身既為衆惡所歸，湊者是衆所賤也。雖有所謗訕，亦不足以規箴挽回上意，徒以扇動民怨，以生禍亂耳。故不言下位而言下流耳。世人不

解徒以為居下而訕上。非矣。夫下民怨咨。情之常也。聖人豈惡之乎。稱揚人之惡。居下流而訕上。皆可以增薄俗。害政治。故聖人惡之。勇而無禮者。果敢而窒者。皆必至為亂。故聖人亦惡之。窒。馬融曰。窒。窒塞也。邢昺以為窒塞善道。然此與無禮一類。止當言其人未必言其事。從馬融可也。微。孔安國曰。微。抄也。抄人之意。以為已有。朱子曰。微。伺察也。然遍檢字書。無此義。微。僥同。僥。幸亦抄取之義耳。蓋微。伺察。乃朱子以其意為解者。後世之見也。孔子時。猶以政治為道。故善出謀慮為知。後世則以學問為道。故無所不知。

為知。故訓伺察。非古義也。訓抄為得古意。微以為知。謂抄取人之嘉謀善慮。以為已知者也。仁齋先生曰。夫子之所惡。是惡人自不知其不善者。其意平也。其惡易知。而無意於惡之者也。子貢之所惡。是惡人自以為善。而其意甚不善者。其情似刻矣。其惡難察。而有意於惡之者也。唯夫子之言。猶天地之易簡。而易知。易從。豈不大哉。仁齋此言。真理學者流之言哉。大哉。世所謂道學先生。岸其幘。呻吟以求。程子所謂意味氣象者。如此言。豈不鑿乎。殊不知子貢所惡。惡似是而非者。亦與孔子惡鄉原。齟聲利口同焉。但孔子

所惡惡害政敗俗者所關係者大焉是仁也子貢所  
惡惡亂德者所關係者小焉是知也知勇直皆美德  
微不孫訐以亂之然此諸孔子所惡者無害政敗俗  
之事此孔子子貢所以殊已仁齋不知而為之解可  
醜之甚且自不知其不善者是无意為不善聖人豈  
惡之乎而其意甚不善亦其能知使矣其意雖惡而  
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小人細民也女子以形事人  
者也細民以力事人者也皆其志不在義故近之則  
不孫遠之則怨

殷有三仁何晏曰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以  
其俱在憂亂寧民朱子曰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  
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仁齋曰三子  
皆忠君憂國不為身嫌故皆謂之仁又曰仁實德也  
故至誠而不偽至正而不偏皆自慈愛惻怛之心而  
發三仁當去而去當為奴而為奴當死而死皆出於  
至誠惻怛之心而有痛哭流涕之意但去則似於忘  
君為奴則似於辱身故夫子原其心而總斷之曰殷  
有三仁蓋為微子箕子暴白其精誠也猶孟子所謂  
禹稷顏回同道之意愚按三子之行其詳不可得而  
聞焉在孔子時必有傳其蹟之詳者故孔子知其為

仁而斷之云爾。後世朱子仁齋之徒，皆各以已所見以定所謂仁者，而推言三子之心必合諸已所見者，以解孔子為仁之意焉。是以其說皆雖可聽，吾未知其果合孔子稱仁之意乎否也。朱子所謂至誠惻懼，仁齋所謂至誠而不偽，至正而不偏，此皆吾所謂各以已所見者也。幸三子之行，其詳不可得而聞焉。則朱子仁齋之說，人不能斥其非是也。然律諸管仲而其說窮矣。故知何晏之說優於二家也。且如仁齋之說止可謂之忠耳。大氏道學者流，率皆以知道自任，競言古聖賢心中之微，典籍所不載者，豈可不謂之

鑿乎。今且據仁字之義，參以論語之文，比干之死必在微子去箕子為奴之後也。其所諫必在用微子箕子之言，而先是微子箕子亦必告紂以保宗社安天下之事耳。夫有安天下之心，而又有安天下之功，謂之仁。管仲是也。有安天下之心，而無安天下之功，不得謂之仁。有安天下之功，而無安天下之心，莫有此事焉。如三子者，有安天下之心，而無安天下之功，雖無安天下之功，然使紂從其言，則亦足以安天下，故謂之仁。今之可言者，止於是焉。柳下惠孔子未嘗以仁稱之，其在論語以逸民見稱。

曰言中倫行中慮此知者事也孟子以不恭目之亦知者事也仁齋味其言以為非仁人不能言矣是但以其氣象優游不迫而已可謂不知仁而強為知之者也且古所謂知者其知必於仁是以肖於仁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古來以為景公言而仁齋乃謂孔子言下文有孔子行則曰之為景公曰豈不然乎昧乎辭而好奇祇貽人笑耳而仁齋乃謂齊人歸女樂仁齋先生曰梅史記世家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行今據孟子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膳肉不至

不稅冕而行而無齊人歸女樂三日不朝等事竊疑歸女樂與不致膳本非一時之事史遷合二事以係定公十四年下者非也莊周書亦言孔子再逐於魯益可証矣此說亦可備一說孔子欲見楚王蓋聖人之過也接輿過而歌其辭若譏而實所以喻孔子也門人錄之見聖人之多助也後世詩學不傳遂以為實譏孔子夫此孔子以鳳凰譏之者乎孔子欲與之言朱註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其意以為孔子欲使接輿知出處之道邪古之人各行其意孔子不能強之漆雕開何況接輿乎以為



孔子欲暴已之意邪。天下之人豈可人人而想乎。可謂謬已。孔子之欲與之言亦知其為佯狂而欲與之言也。接輿之趨而辟遂其狂態也。所以遂狂態者不欲使人覺其為佯狂也。接輿必是姓名。或云姓陸名通。接孔子之輿而歌之。妄哉。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言天下人君莫有可與有為者。而欲輔何人以變易天下也。以不必訓與訓與亦同義。辟人之人本指人君。可見天下皆是亦指人君也。學者多言天下之人皆無道者。非孔子時語意矣。糴而不輟升庵曰。賈總曰。古曰糴。今曰勞。

勞郎到切。說文糴摩田器。諺云耕而不勞不如作暴。此說與舊說不同。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亦指人君。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亦謂若使天下人君皆有道。則五何必欲輔之變易風俗哉。朱註盡之矣。仁齋乃曰。桀溺欲變易天下。聖人不欲變易天下。又曰。天下有道猶曰人之有道也。言天下自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婦。吾以斯人而治斯人而已。何用變易為。可謂昧乎辭已。凡諸書天下有道邦有道無道皆以人君言之。而所謂道皆先王之道。且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聖人何嘗不欲變易也。仁齋之言一如未嘗讀書者何。

其曰天下自有道者。本諸中庸道不遠人。而中庸亦指先王之道而言。吁。好奇之失。一至于斯歟。按蔡邕石經孔丘與下。無曰是也三字。覆下無而。子路下無行。夫子作孔子。憚作撫。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朱註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失之。蓋言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者。皆為夫子。子以何人稱夫子也。子路曰。鄭玄曰。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朱註因之。而又曰。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竊疑孔子使子路述其意。何必然也。福本

似是。按蔡邕石經植作置。古字通用耳。虞仲朱註以為太伯弟仁齋先生。以泰伯死。仲雍繼立。又生於伯夷之前。而疑其稱逸民。列諸叔齊之下。為是。朱張或謂荀卿所謂子弓。非矣。荀卿以孔子子弓並稱。而為聖人。則為仲弓也。非朱張也。言中倫行中慮。蓋其言行暗合聖人之倫慮也。倫字見詩正月。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躋。維號斯言。有倫有脊。樂記曰。樂者通倫理者也。又曰。論倫無患。樂之情也。又曰。樂行而倫清。是必古言。未審何謂。朱子乃曰。倫。義理之次第也。如此解書。豈有不可解。

者乎。可謂胡說已。竊意如不相奪倫。是樂有倫。蓋絲以絲終始。竹以竹終始。匏以匏終始。歌以歌終始。各有條理而不紊。是倫也。如人有五倫。蓋父子有父子之道。君臣有君臣之道。夫婦有夫婦之道。不可得而同。是所謂倫也。道不可一槩論矣。有通於一切者。又有不通於一切者。如可則仕。不可則去。是君子之大義。通於天下者也。如柳下惠之言。乃非君子之大義焉。然先王之道。亦有若是者焉。辟諸小德之川流。豈是之謂邪。又曰。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亦未足以稱柳下惠少連矣。蓋慮者委曲以行。不以直

遂也。古聖人之行。亦必有時乎。有之。如孔子之於陽貨。是也。柳下惠不直義以行。乃委曲以合乎道者。亦暗合於古聖人之慮也。其斯而已矣。言自此之外。別無可稱者也。孟子以柳下惠為聖人。其過可知已。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其言莫有可取者矣。但其所以隱居者。在潔其身。是合於古聖人之道。故曰身中清。孟子曰。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可見潔身者。亦古聖人之一德也。唯潔身而已矣。言行皆無可觀。故不曰行而曰身。然其所以廢絕若是者。亦合於聖人之權。故曰廢中權。我

則異於是者。此時孔子隱居不仕，故引諸逸民而明其所以異也。無可無不可者，朱註引孟子非也。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孟子以孔子對伯夷、伊尹，一出一隱言之，言其不拘一端也。而其所謂可字，以義之可否言之，豈可以解此章乎？又如聖之時者也，亦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皆非此章之意矣。此章之意，伯夷已下七人皆道不可行而隱矣。孔子則異於此焉。道大德宏，故在孔子則無道不可行之世也。故孔子之仕，非必以道可行也。其隱亦非必不可行也。晨門曰：知其不可而

為之者，與孔子曰：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凡此不可，皆以道不可行之與此章可不可同義。學者察諸按蔡邕石經，其斯而已矣。作其所已乎，則已以同言惠以之也。以不可則止為長，不與大臣事君同。亞飯三飯四飯，升庵引白虎通而謂王有平日食晝食，晡食暮食，殊不知亞飯之亞，如亞獻之亞，每食皆有亞飯三飯四飯而升庵以四食配四飯，可謂謬矣。特牲饋食禮曰：尸三飯告飽者三，合為九。故鄭玄謂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賈疏謂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則士之祭有亞飯三飯而

大夫以上當有四飯。今有亞飯而無初飯，則知初飯不須備也。亞飯三飯四飯為祭，奏樂備尸食之。官者審矣。論衡曰：子云：禮者，禮也。禮之謂也。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孔安國曰：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未穩。韓愈筆解：施當作弛。朱註曰：陸氏本作弛，福本同。今且從之。祇其解曰：弛，遺棄也。非矣。韓愈曰：不弛慢為是，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孔安國曰：以用也。其誤而曰：夫於其四也。周有八士。包咸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為顯仕，故記之。爾雅曰：鄭玄以為成王時。劉向馬融以為宣王

時。升庵引汲冢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疑南宮忽即仲忽。南宮百達即伯達也。尚書有南宮括，疑即伯适也。則八士皆南宮氏也。以為成王時人，近之。張橫渠曰：記善人之多也。是或然矣。蓋與殷有三仁同辭。然是於論語無干。意者古人偶得古人一二言，欲記之，乃記諸論語篇末空處。如此篇周公以下及邦君之妻章，色斯舉矣章是也。後人尊其師傳，故併傳之耳。四乳生八子，亦以伯仲叔季季相並云爾。然世亦有是事，豈足怪乎。且今俗惡雙生，必殺其一，原諸

人情雖古亦然觀於此則其風少弭邪君子之所以  
 貴博物也亦必壯其精神壯其志氣壯其心志壯其  
 氣血壯其學矣率長也然人學其時動好形動之耳四  
 言皆論詩篇未望遠也此篇固必以可及特書之其  
 然論詩無千歲者古人則野古入一二言必論之其  
 詩亦入之矣以長為然矣蓋與魏唐三詩同論然長  
 限人士習術言入也心與知是知也血之脈通氣也  
 意南也百也鳴也直也尚書亦南也詩詩也直也  
 視之今南字百也直也直也直也直也直也直也直也  
 論語徵士



